



# 三十八年过去

□魏建

我从初中二年级到大学毕业,身高一直是全班前三名,与人交谈时多俯视,很少平视,极少仰视。1982年初,一个寒冬的下午,我与程翔第一次长谈。先是在教学楼外碰上谈起来,因气温太低又躲进楼内的走廊里谈。当时程翔说了一些“大话”把我镇了,内容无非是高远的理想和要实现理想的雄心壮志之类。那天肯定谈了很久,事后我脖子很不舒服,应是他个子太高我仰视过久所致。半年后他毕业了,开始教中学语文。38年来,虽然见面很少,通信、电话也不算多,但我一直关注着他,一次次地为他兴奋,看着他一步步地把那些“大话”变成了现实,越发从心里仰视他。

当年,我们都20岁上下,正是理想冲天的年纪。但今天来看,我们当时的想象力实在有限:

当年哪能想到,我们家家都能有汽车;更想不到,后来汽车多得让人讨厌。

当年哪能想到,我们人人都是百万富翁;更想不到,人家的一个小目标就是上亿元。

当年哪能想到,我们拥有自己的华美居所;更想不到,居所之外,缺了绿水,少了蓝天。

……

当年想不到,原因很简单: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。可那些“更想不到”的,是因为什么呢?

现在中国人富起来了,多了一些炫富者,多了一些嘲笑穷人的桥段,例如某记者在黄土高坡上对那个放羊孩子的采访。

问:你在干什么?

答:放羊。

问:为什么要放羊?

答:挣钱。

问:为什么要挣钱?

答:娶媳妇。

问:娶媳妇干什么?

答:生娃娃。

问:生了娃娃干什么?

答:放羊。

这孩子的回答很好笑,然而,所有嘲笑这孩子的人,是否想过:你今天的梦想与追求,与这个放羊娃有本质的区别吗?假设记者采访的是当今发达地区城市里的一个孩子,家里很有钱,买上了学区房,上了好中学,采访结果会怎样?

问:为什么要上这个学校?

答:能考上好大学。

问:为什么要上好大学?

答:能找个好工作。

问:为什么要找个好工作?

答:挣钱多。

问:为什么要多挣钱?

答:学区房太贵。

问:为什么要买学区房?

答:能考上好大学。

……

这两种问答,表面上看是一穷一富两种人生,实质上何其相似!区别只是“考上好大学”替换了“放羊”。同样是谋生的手段,同样是为了挣钱,同样是缺乏精神追求,同样是随波逐流,同样是空虚的命运轮回。前者的悲哀,已有答案;后者的悲哀,原因又是什么呢?

“有两种东西,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,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,不断增长,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。”这来自康德的墓志铭。这“两种东西”之所以吸引这位哲学大神“深沉而持久”的思考,就是因为这是“人之为人”的最重要的东西。这也正是我们这些年日益稀缺的东西。

既然是“人之为人”最重要的东西,为什么变成稀缺资源了呢?我的答案是,别的东西把这“两种东西”稀释了。什么东西稀释的?应是个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。这本来无可厚非,问题出在人们对生活“美好”的认定发生了极大的偏差。许多人理解的“美好”生活,就是升官发财,就是锦衣玉食,就是香车豪宅,就是美女美酒……这是“人”的追求,还是动物的追求?人之所以是高级动物,所“高”之处就在于有精神生活。物质的东西只是满足人类肉体的需要,没有它人不能活;但若没有精神生活,人只是活着,就像只知

道吃喝、交配的动物一样地生存。不幸的是,越来越多的“高级”动物反而标榜自己的“低级”本质,笃信没有物质是“万万不能的”信条,用它稀释了人之所以“万能”的高级本质。当这样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,那些物质追求道路上的逆行者,越发显得弥足珍贵。程翔就是这样的逆行者,这本《敬畏母语》就是明证。

读着书中的文字,走进程翔的精神世界,语文就是他时时仰望的星空,坚守就是他对己的道德律令。

38年来,跳槽、越界,兼职的人越来越多,程翔还是一个语文教师。

38年来,程翔的职务、称号、荣誉、地位都提高了,他还在中学语文的课堂上。

38年来,越来越多的人崇尚权力、敬畏神祇,程翔总是敬畏汉字,敬畏母语。

38年来,越来越多的人盯着票子、房子、位子、车子……程翔总是盯着学生。

38年来,越来越多的人相信“经济发展是硬道理”;程翔总是相信“语文强则国家强”。

38年来,越来越多的教师一直在追逐“新教材”“新课标”“新理念”“新……”程翔总是呼吁“语文教育观不可随风摇摆”。

38年来,越来越多的语文教师不断扩大“语文”的内涵,程翔总是告诫“万变不离其宗”。

38年来,越来越多的教师关注语文教学如何出新,程翔依然关注传统的备课、教案、作文等常规教学。

38年来,一届又一届学生声言“一怕文言文、二怕写作文、三怕周树人”,程翔总是提醒学生更可怕的是:心灵扭曲的可怕,精神麻木的可怕,灵魂堕落的可怕。

这就是程翔:坚守渐仁摩道,做有灵魂的教育;深入钻研教学,教有学理的语文;执着追求真理,当有尊严的教师。

38年过去,时移易易,多数人都变得快不认识自己了,程翔却还是当年那个程翔。

38年过去,越来越多的人仰视程翔,更想获取他成功的秘诀。其实答案很简单:坚守初心!

(此文为程翔著《敬畏母语》所写序言,该书将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)

我与书的故事

## 两本《东方之子访谈录》

□阿布

或许是从小喜欢读书的缘故吧,回首往昔,印记最深的是那些淘书购书品书的细节,那是属于我的温馨时光,我的小小确幸。而书籍,就是我人生沧海桑田的最清晰最隽久的标志物了。

在我的书柜里,有一本厚厚的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东方之子访谈录》。1997年,一位好友即将调到新疆工作,我俩都是央视《东方时空》《东方之子》栏目的拥趸,便想买这本书作为临别的礼物送给他。那是一个初春的午后,在泉城路新华书店,我摩挲着厚实的书,心中万分纠结——这本书我心仪已久,当然希望自己也能拥有一本,但太贵了,单价48元,两本将近一百元。买一本还是两本,这关系到未来一个月家庭物质生活水准的问题,我倒好凑合,爱人呢,不到两岁的儿子呢。最终,我咬咬牙买了两本。后来是如何向媳妇“请罪”的,我已无印象,但当时在书店里的艰难取舍,至今记忆犹新。

1990年代初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个高潮期,国人呼唤真诚的人际交流,表达个性的主张,尊重个人的尊严。自从1993年5月1日清晨7点央视《东方时空》栏目开播,“东方之子——浓缩人生精华”,一句散发着金属般光泽且极具穿透力的片首语,便几乎每天都在荡击着我那青春的心扉。这部访谈录,从1300多名采访播出的“东方之子”中摘选出来,有政要、科学家与学者、大学校长、企业家、艺术家和社会名流,凡224人。其心路历程、真知灼见,其格局情怀、卓然成就,其喜怒哀乐、感喟体悟,无不彰显着生命的质感、思想的力量与人格的魅力,而这质感、力量与魅力,既在唇舌譬喻之间,尤见于言外义、弦外音;无不让我深深地思索:人活着的价值?生存的意义?怎样度过一生?

在那个信息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,这本书文稿的整理颇为不易。“先从《东方之子》节目播出带转成家用录音盒式带,再由人听记下来”。而今,书中记录的访谈,这本书的出版,恍若隔世,业已成为历史。而我们每一个人,又都何尝不是从那段历史中走来。

庞朴先生在访谈中说,历史使人聪明。因为你知道了历史,你不光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,而且你也知道前人怎么走就对了,怎么走就不对。我从哪儿来?我是谁?只有在历史里面能够得到比较深刻的了解。

张中行先生则感叹,年轻时到过琉璃厂,那小铺的房子都不怎么样,但里面真有好东西。现在是外面金碧辉煌,进去,古董都是假的,书也没有好的。

今天,我再细细品味这些文字,感到比从前理解更深,获得更多,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——二十多年过去了,中行先生所感叹的现象是否有了改观?



“我与书的故事”征文

在你的成长历程中,哪本书对你的影响最大?请把你与这本书的故事写下来。篇幅无需太长,言简意赅,千字文足矣。投稿邮箱:qbook@163.com

下载齐鲁壹点,关注青未了频道,与编辑私信互动,随时获知投稿、采用等相关信息。

# “网络”早已影响人类数千年

□张九龙

今天,常常能听到一句话:“我们生活在一个网络时代。”所谓网络时代,一方面是互联网高度发达,让我们超越了时空的限制;另一方面是如今万物互联,人际关系正变得扁平化、网络化。

“网络”是个年轻的词汇。16世纪以前,“网络”一词的意思仅仅是由交错的线制成的编织物。直到19世纪,“网络”才有了更多的比喻意义:地理学家用它表示水路,工程师用它描绘铁路,作家用它概括人物关系。

20世纪后期,“网络”一词才开始扩散:先是出现交通和电力网络,随后出现了电话和电视网络,最后电脑和在线社交网络席卷全球。1980年之后,“网络”一词开始被用作动词,表示有目的性的、以职业为导向的社交。

“网络”是个充满美好的词汇,它似乎打破了几千年来人类发展的瓶颈,给予每个人无限的空间与资源。然而,英国历史学家尼尔·弗格森的新作《广场与高塔》中,却是另一幅景象。

尼尔·弗格森认为,网络与等级,就像是广场与高塔。“高塔”等级森严、秩序井然;“广场”则人人平等交往、热闹非常。在他看来,如广场和高塔的关系那样,网络与等级从来都是如影随形的。换句话说,网络并非一个新鲜事物,人类几千年的发展史中,处处是网络与等级的角逐。

然而,为什么网络却长期被忽视呢?这是因为传统的历史研究,主要依赖于国家和其他等级制度所留下的文件记录。网络的蛛丝马迹,不容易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。

读研究生时,尼尔·弗格森曾去德国



汉堡档案馆查阅资料,他的研究主题是:20世纪20年代早期德国恶性通货膨胀的历史。在那里,相关的报告、记录簿和信件存量丰富,但却没有任何一页的内容能吸引他。

这样的痛苦持续了几个星期,之后他终于得到了解脱。在英国领事馆的一次茶话会上,他结识了银行家马克斯·沃伯格的儿子埃里克。在一个小小的橡木镶板房间,尼尔·弗格森看到了沃伯格的许多私人文件。短短几个小时,尼尔·弗格森就意识到,沃伯格与他的人际网络成员的信件,研究价值远高于档案馆里的存货。

从光明会到兄弟会,从文艺复兴、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、大革命,从太平天国到达沃斯论坛,尼尔·弗格森力图证明,网络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。“不得不承认,我们体内自古就有着建立联系的本能追求,而新技术的出现使其更容易被实现了。”

这种论证显然与人们既有的认知大相径庭。通常认为,古代的人们都被束缚在等级结构之中,权力集中在顶

层的首领、国王或者帝王手中。相反,个人的关系网络却非常小,甚至可以忽略不计。

大部分人被粗略地划分为“农民”,农民被局限于叫作“家庭”的小群体中,而家庭又属于叫作“村庄”的略大的群体,这些社群跟外界几乎没有联系。这就是史书里记载的一百年前大多数人的生活样态。

尼尔·弗格森认为,自人类文明开始,分散的网络和集中的等级秩序之间的紧张关系就存在了。它的存在与技术状态无关,尽管技术可能会影响到谁更占优势。人们普遍认为,互联网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。然而,他指出,互联网仅仅是“现代的公共广场”。

物以类聚人以群分,没有人是一座孤岛。当一个历史人物做出重大贡献的时候,力量并不是来自于其本身,而是来自于其背后的关系网络。

当我们试图理解这些网络理论的核心看法时,人类的历史在我们眼中也会变得不同:不像剧作家艾伦·贝内特讽刺的那样,“一件接一件的破事儿”,而是数十亿的破事儿以无数种方式互相联系在一起。

当前的一些世界问题,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新奇。无非是陈腐的等级制度被新兴网络挑战并替代,而新兴网络的影响力正在因新技术的发展不断扩大。这一场景,已经反复上演过。

历史的经验同时告诉我们:网络不是静止的,而是动态的,受富者更富的“马太效应”影响,当网络发展到一定阶段时,网络本身也会变成新的等级制度。高塔与广场,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。